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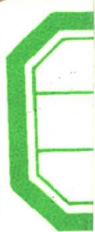
王雲五主編

陸放翁集

(三)

陸游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陸放翁集

(三)

陸游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陸放翁集

渭南文集

卷第二十一

仁和縣重修先聖廟記

聖人之道位天地育萬物可謂大矣。然常寓之於宮室祭祀器服度數之間。非如後世佛老子廢禮棄樂。掃除名分。務爲玄默寂滅。浩然不可致詰也。夫子生於周。故其尊以爲師者。文王周公也。使夫子生於今。有不奉孔子顏子孟子以爲先聖先師者乎。則今之卽學校以春秋舍奠於先聖先師者。非獨甲令也。方先朝學校盛時。縣有學。與郡等。後以海內多事。縣學往往廢壞。而所以奉先聖先師者。亦苟而已。知臨安府仁和縣事謝君庭玉。獨慨然以爲急務重責。寢食不敢安。捐己之公租錢二十萬。以經始。會得廢寺。當沒官錢。以佐其費。又取吏舍以益其址。自開禧元年十二月。至二年正月。廟乃告成。最其費爲錢五十萬。吾夫子被袞服冕。巍然當坐。旣悉如舊制。配享從祀。亦皆就列。出入有門。陟降有階。設燎有庭。三獻及受。胙瘠幣皆有位。儲峙祭器。則又有庫。是歲二月。上下將有事於廟。吏言異時。惟丞以下執事。令以剗劇。率不行。謝君曰。豈有是哉。於是告於府。肅恭齋明。以時訖事。且來告。請記其始末。天子中興大業。講太平典禮。方自學校始。學校之設。方自兩赤縣始。則茲廟又學校之權輿也。其可闕書。三年正月戊寅。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渭南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湖州常照院記

昔在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龍興河朔克濟大業祀宋配天三十有六年涵養生齒其數無量遺弓故劍羣臣皆當追慕號泣思所以報在天之靈至千萬世無怠無斁而況山林外臣以道藝供奉仗內嘗被異禮厚賜者乎鎮江府延慶寺僧梵隆以異材瞻學高操絕藝自結上知不由先容得對內殿先是隆師固已結廬於湖州菁山號無住精舍一時名士如葉左丞夢得葛待制勝仲汪內翰藻陳參政與義皆爲賦詩勒銘傳於天下矣至是詔賜菴居於萬松嶺金地山江濤湖光映帶几席壽藤老木岑蔚天矯隆師方力辭願歸故巢既至悅其地且修上賜幡然願留久之示化上爲悵然不懌賜金歸葬故山及孝宗皇帝嗣位又命創常照院於無住故址以隆師弟子上首至叶嗣其事賜田以贍其徒又命充丁亥丁未本命道場以祈兩殿之福高宗皇帝御德壽宮賜御書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八字以示名院本指且賜天申金剛無量壽閣扁榜及紫檀刻佛號如來閣榜悉御書也又一再賜萬機暇日所臨晉王羲之帖二十二紙唐陸柬之蘭亭詩一卷及米芾史略帖一卷題團扇二柄又賜白金助建立於是院悉崇成有釋迦文殊普賢十六阿羅漢殿左則觀音大士道場右則法輪藏室食息有堂鐘經有樓熏浴炊爨儲積各有其所鍵椎鼓鐘器亦備足至於遊息臨眺種藝疏鑿莫不極思致區處之妙而西巖尤爲勝絕曠快之地叶師以老疾請罷院事屏居西巖今皇帝詔從之且命改院爲禪院專以仰薦高宗神遊世擇其徒有道行者嗣住持事而本澄首被是選實嘉泰四年甲子歲之四月也叶師乃來告曰願有述焉某實紹興朝士歷事四朝三備史官名列策府諸儒之右則與隆師及其子孫雖道俗迹異而

被遇則同。今叶澄父子晨香夜燈，梵唄禪定，雖世外枯槁，亦有以伸其圖報萬一之意。某則不然，飽食而安居，日復一日，飾巾待終而已。視叶澄豈不有媿哉？故遂秉筆而不敢辭，上以紀三朝眷遇，山林學道者之盛德，下以識某媿云。開禧三年二月壬子謹記。

法慈懺殿記

東出慶元府五十里，曰小溪，有僧舍曰法慈院。院創於唐咸通中，舊號鳳山院。歷五季至宋興，院常不廢。治平二年，始賜今名。雖世以院僧主之，然其徒多出遊四方，學經論，問祖師第一義，或終其身不歸。淳熙十四年，老宿及後來者始議作懺殿，而如戒等十輩願盡力營之，久而不成。十人或死，或緣不偶，獨如戒智玻行慈誓不怠廢，必遂其始願。行乞勞苦，積細微以成高大。於是施者牆立，助者麇至，聞者興歎。見者起敬。木章竹箇，山積雲委，伐石於山，陶甓於竈，丹漆黝垺，致於四方，以紹熙壬子三月癸酉始土工。明年八月庚申，始匠事。十一月土木皆告成。南北八丈六尺，東西五丈八尺，而棟之高四丈一尺，耽耽奕奕，窮極藝巧。雖慶元多名山，巨剎，然懺堂之盛，未有加法慈者。奉釋迦於中，而左則彌勒，右則無量壽，又以天地鬼神之像，陪擁四旁，於庠亦盛矣。院僧因餘姚姚普明院僧則華求予爲記，則華嘗遊蜀，予識之於成都。今三十餘年，以故舊不忍拒也，乃爲之書，而刻施者姓名於碑陰云。

東陽陳君義莊記

東陽進士陳君德高，因吾友人呂君友德來告曰：德高不幸，早失先人，舉進士又輒斥，念昔先人進德高，輟於學，蓋將使之事君，使之字民，以廣我先人之志。今雖自力，而不合於有司之繩尺，如其遂負所期望，

付託。生何面以奉祭享。死何辭以見吾親於地下。不獲施於仕進。爲時雨爲豐年矣。獨不可退而施於宗族乎。於是欲爲義莊。略用范文正公之矩度。而稍增損之。以適時變。敢求文於執事者。且載其凡於碑陰。予復之曰。美哉。吾子之志也。入之情於其宗族。遠則疏之。彌遠則益疏。而至於忘之。蓋以身爲親疏。而不以先人爲親疏也。視兄之子。已或不若己之子。己之子與兄之子。自吾父視之。有異乎。能以父之心爲心。則己之子與兄之子。且不知其同異矣。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爲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爲從祖兄弟。又推而上之。至於無服。雖天下長者。不能無親疎之殺矣。於虐制服不得不若是也。若推上世之心。愛其子孫。欲使之衣食給足。婚嫁以時。欲使之爲士。而不欲使之流爲工商。降爲皂隸。去爲浮圖老子之徒。則一也。死而有知。豈以遠而忘之哉。義莊之設。蓋某於是。然舉天下言之。能爲是者有幾。非以爲不美而不爲也。力不足也。若陳君者。自其先人勤勞節約。以致饒餘。而陳君不敢私有之。其地在塍頭昭福寺之傍。初期以千畝。今及十之七。而吾地在塍頭者止此。比鄰感其義。皆欲期年間貿易以成之。又植桑畜牛。築陂以豐衣食之源。其說見碑陰。又有最當慮者。吾子之心則盡矣。後人或貪而專利。或嗇而吝出。或夸而廣費。或挾長挾仕。挾有力之助。而敗約。非有司者別白之。則莊且壞不支。府牧邑長丞掾曹吏及鄉之卿大夫先生處士。其必綱維主張之。使久而如一日。陳氏布衣也。其貲產非能絕出一鄉之上。而義倡於鄉。如此。吾徒仕於朝於四方。雖未必皆厚祿。然聞陳氏之風。而不知媿且慕者。豈人情也哉。於是併書以遺焉。君之先君子蓋諱士澄。字彥清。云。開禧三年七月辛丑記。

廬帥田侯生祠記

開禧二年八月。詔以開封田侯琳爲淮南西路安撫使。兼知廬州。節制淮西軍馬。時虜方入塞。侯旣受命。謂廬州爲淮西根本。而古城又爲州之襟要。堅守廬州。則淮西有太山之安。修復古城。則廬州有金城湯池之固。異時議者知守南城而已。古城不復繕治。一日有警。如有太阿之利而不持。鐔柄七尺之軀而授人腰領。幾何其不敗也。古城雖不壁。而其實峭堅。利以禦寇。且西北堅城。多止用土。雖潼關及赫連氏統萬城。亦土爾。乃躬臨視之。芟夷草棘。則城果屹如石壁。戈戟皆廢。衆始駭服。於是增陴浚濠。大設樓櫓。又有月城。亦得地利而卑不可恃。則又爲築羊馬城。厚六尺。高倍之。且爲重塹。設釣橋。而月城亦不可復犯矣。然自興役至訖事。不三閱月。將士爭奮。民不與知。一旦巍然。若役鬼神。可謂奇偉不世之功矣。城甫畢。虜果大入。道執鄉民。問知侯在是。相顧曰。殊不知乃鐵面將軍也。蓋虜自王師攻蔡州時。已習知侯名。未戰氣先奪矣。乘城拒守甚力。夜遣偏將自屯所攻其營。殺傷數千人。萬戶死者二人。侯聞捷曰。是且伏兵東門。夜攻吾水柵。以幸一勝。乃提親兵隨所向禦之。莫不摧破。虜知廬州不可近。遂解而趨和州。侯又亟遣親信間道督光州戍將。斷橋梁。燒賊艦。絕其饋道。奪俘虜。復取安豐軍。又遣萬騎由梁縣援和州。會和州亦堅壁。虜窮乃盡遯。侯又出兵濠州。以戰車敗虜屯兵。戰車久不用。侯以意爲之。果取勝。策勳真拜達州刺史。且以車制頒之諸軍。侯猶不敢自以爲功。方益修水門之備。濬河深二丈。乃得昔人撒星椿。橫亘兩城間。始知昔固有此舉。遂益植新椿而城之。其崇五丈有奇。樓櫓稱焉。將吏士民聚而謀曰。侯之所立如此。郡人無以報萬一。則不可。相與築生祠於城中。而移書於予。請書歲月。予以衰疾辭。比書復來。則侯捐館舍矣。請旣益堅。予亦痛若人之不淑。而不獲卒大勳業也。故采之僉論。以敘其始末。昔劉渢城水洛。

趙立城山陽。滬所遇非堅敵。立雖死事。而不能全其城。猶皆廟食。載在祀典。況如侯之功。光明卓絕如此。則祀典之請。必有任其事者。尙繼書之。以垂示後世。爲忠義之勸云。嘉定元年春二月己巳謹記。

吳氏書樓記

天下之事。有合於理而可爲者。有雖合於理而不可得爲之者。士於可爲者。不可不力。力不足。則合朋友鄉閭之力而爲之。又不足。告於在仕者以卒成之。成矣。又慮其壞。則吾有子。子又有孫。孫又有子。雖數千百世。吾之志猶在也。豈不賢哉。彼不可得爲之者。則有命焉。有義焉。不知命義。徒呶呶紛紛。奚益。故君子不爲也。然爲此者寡也。或易之。爲彼者輒可以得名於流俗。故士之爲此者寡也。吾友南城吳君仲與其弟倫。初以淳熙之詔。建社倉。其詳見於侍講朱公元晦所爲記。其後又以錢百萬。剏爲大樓。儲書數千卷。會友朋。教子弟。其意甚美。於是朱公又爲大書書樓二字以揭之。樓之下曰讀書堂。堂之前又爲小閣。閣之下曰和豐堂。旁復有二小閣。左則象山陸公子靜書。其顏曰南牕。右則艮齋謝公昌國書。其顏曰北牕。堂之後榮木軒。則又朱公實書之。於庠。亦可謂盛矣。蓋吳君未命之士爾。爲社倉以惠其鄉。爲書樓以善其家。皆其力之所及。自是推而上之。力可以及一邑一郡一道。以至謀謨於朝者。皆如吳君自力而不媿。則民殷俗儉。兵寢刑厝。如唐虞三代。可積而至也。吳君兄弟爲是。迄今已十五六年。使皆壽考康寧。則倉與樓皆當益治。鄉之民生業愈給足安樂。日趨於壽富。而君之子弟孝悌忠信。亦皆足以化民善俗。是可坐而俟也。然年運而往。天人之際。有不可常者。則又當有以垂訓於無窮。予讀唐李衛公文饒平泉山居記。有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木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平泉特燕遊地。木石之怪奇者。亦

奚足道。而其言且如此。況義倉與書樓乎。後之人讀吾記至此。將有渙然汗出。霰然涕下者。雖百世之後。常如吳君時。有不難者矣。嘉定元年五月甲子記。

靈祕院營造記

出會稽城西門。舟行二十五里。曰柯橋靈祕院。自紹興中。僧海淨大師智性築屋設供。以待遊僧。名接待院。久而寢成。始徙廢寺。故額名之。海淨年九十。坐八十三夏而終。以其法孫德恭領院事。恭少嘗學於四方。有器局。迨今二十年。食不過一簋。衣不加一稱。而惟衆事是力。夕思晝營。心揆手畫。施者自至。魔事不作。用能於二十年間。或改作。或增葺。光明偉麗。毫髮無憾。上承先師遺志。下爲子孫基業。閱堂傑閣。房奧廊序。棲鐘之樓。積經之堂。館客之次。下至庖廚。溷浴。無一不備。爲屋僅百間。自門而出。直視旁覽。道路繩直。而原野砥平。一遠山在前。孤峭奇秀。常有煙雲映帶其傍。卜地者以爲在法百世不廢。且將出名僧。今院纔一傳。其興如此。後烏可量哉。院之崇成也。恭來請記。曰。先師之塔。公實與之銘。今院當有記。非公誰宜爲哉。子報之曰。子廬於此。凡東之會稽。四明。與西入臨安者。風颿日相屬也。彼其得志於仕宦。獲利於商賈者。寧可計邪。有能家世相繼。支久不壞。如若之爲父子者乎。有能容衆聚族。燮和安樂。如若之處兄弟者乎。至於度地築室。以奢麗相誇。斤斧之聲未停。丹堊之飾未乾。而盛衰之變已遽至矣。亦有如若之安居奠處。子傳之孫。孫又傳之子者乎。此無他。彼其初與若異也。雖曰有天數。然人事常參焉。人事不盡。而諉之數於虛。其可哉。嘉定元年夏五月庚申記。

橋南書院記

吾友西安徐載叔豪雋人也。博學善屬文。所從皆知名士。方其少壯時。視功名富貴猶券內物。一第直洩我爾。然出遊三十年。蹭蹬不偶。異時知己零落且盡。家貲本不薄。載叔常糞壤視之。權衡仰俯。算籌衡縱。一切不能知。惟日夜從事於麈尾編蠹簡中。至食不足不問也。中年卜居城中。號橋南書院。地僻而境勝。屋庫而人傑。清流美竹。秀木芳草。可玩而樂者不一而足。載叔高臥其中。裾不曳刺。不書。客之來者日益衆。行者交跡。乘者結轍。訶殿者籠坊陌。雖公侯達官之門不能過也。名不可妄得。客不可強致。載叔蓋有以得此於人矣。乃者數移書於予。請記所謂橋南書院者。嗟乎。漢梁伯鸞入吳。賃舂於皋伯通。廡下至今吳有皋橋。蓋以伯鸞所寓得名。載叔之賢不減伯鸞。而橋南乃其居。則後世不葬沒決矣。尙何待記。然載叔之請不可終拒也。乃爲之書。嘉定元年夏六月庚寅。山陰陸某務觀記。

心遠堂記

大卿朱公以開禧元年築第於昭武城東。取陶淵明詩語。名其堂曰心遠。旣成。與士大夫落之。而以書來告曰。子爲我記。始嘉泰壬戌。予蒙恩召爲史官。朱公丞祕書。日相從甚樂。公去爲御史。予領監事。閑劇異趣。會見甚疏。然每與同舍焚香煮茶於圖書鐘鼎之間。時時言及公。未嘗不相與興懷絕歎也。明年國史奏御之明日。予乞骸骨而歸。俄而公亦自寺卿得請外補。不復相聞者累歲。比書來。予方臥病。作而言曰。朱公真可人哉。士得時遇主。施其才於國。退居閭里。閒暇之日爲多。樽俎在前。琴弈迭進。欣然自得。悠然遐想。問餽宴樂。以修親舊。夙昔之好。講解誦說。以垂後進。無窮之訓。進退兩得。可謂賢矣。予獨相望累千里。不得持一觴爲公壽。且慶斯堂之成。顧方以爲歉。今乃得以不腆之文。自託於後世。亦可謂幸矣。夫嘉

定元年秋七月甲子記

萬卷樓記

學必本於書。一卷之書。初視之。若甚約也。後先相參。彼是相稽。本末精麤。相爲發明。其所關涉。已不勝其衆矣。一編一簡。有脫遺失次者。非考之於他書。則所承誤而不知。同字而異詁。同辭而異義。書有隸古。音有楚夏。非博極羣書。則一卷之書。殆不可遽通。此學者所以貴夫博也。自先秦兩漢。訖於唐五代以來。更歷大亂。書之存者。既寡。學者於其僅存之中。又鹵莽焉。以自便其怠惰。因循曰。吾懼博之溺心也。豈不陋哉。故善學者。通一經而足。藏書者。雖盈萬卷。猶有憾焉。而近世淺士。乃謂藏書如鬪草。徒以多寡相爲勝負。何益於學。嗚呼。審如是說。則秦之焚書。乃有功於學者矣。昭武朱公敬之粹於學。而篤於行。早自三館爲御史。爲寺卿。出典名藩。尊所聞。行所知。亦無負於爲儒矣。然每悵然自以爲歉。益務藏書。以棲於架。藏於櫝。爲未足。又築樓於第中。以示尊閣。傳後之意。而移書屬予記之。予聞故時藏書如韓魏公萬籍堂。歐陽文忠公六一堂。司馬溫公讀書堂。皆實萬卷。然未能絕過諸家也。其最擅名者。曰宋宣獻李邯鄲呂汲公王仲至。或承平時。已喪。或遇亂散軼。士大夫所共歎也。朱公齒髮尙壯。方爲世顯用。且澹然無財利聲色之奉。儻網羅不倦。萬卷豈足道哉。予聞是樓。南則道人三峰。北則石鼓山。東南則白渚山。煙嵐雲岫。洲渚林薄。更相映發。朝暮萬態。公不以登覽之勝名之。而獨以藏書見志。記亦詳於此。略於彼者。蓋朱公本志也。嘉定元年秋七月甲子記。

卷第二十二

梅子真泉銘

距會稽城東北七里有山曰梅山。山之麓有泉曰子真泉。遊者或疑焉。智者及道人求笠澤漁父爲之銘。
銘曰。

梅公之去漢。猶鴟夷子之去越也。變姓名。棄妻子。舟車所通。何所不閱。彼吳市門人。偶傳之。而作史者。因著其說。儻信吳市而疑斯山。不幾乎執一而廢百。梅公之去。如懷安於一方。則是以頸血丹莽之斧鉞也。山麓之泉。甘寒澄澈。珠琲玉雪。與子徘徊。酌泉飲之。亦足以盡公之高而歎其決也。

司馬溫公布被銘

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能也。此銘予二十歲時作。今傳以爲秦少游非也。

金崖硯銘

我遊三峽。得硯南浦。西窮梁益。東掠吳楚。揮灑淋漓。鬼神風雨。百世之下。莫予敢侮。

延平硯銘

延平雙龍去無迹。收斂光氣鍾之石。聲如浮磬。色蒼璧。予文曰。衰愧匪敵。

蠻谿硯銘

斯石也。出於漢嘉之蠻谿。蓋夷人佩刀之礪也。琢於山陰之錢湖。則放翁筆墨之瑞也。質如玉。文如縠。則

黔龍尾之羣從。而溜韞玉之仲季也。

錢侍郎海山硯銘

雲濤三山。飾此怪珍。誰其寶之。天子侍臣。煌煌繡衣。福我遠民。一字落紙。活億萬人。勿謂器小。其重千鈞。從公遄歸。四海皆春。

桑澤卿磚硯銘

古名硯以瓦。今名硯以甄。瓦以利於用。甄以全其天。甄乎甄乎。寧用之鈍而保其全乎。尙無媿之。日陳於前。放翁銘桑甥澤卿硯。甄紹熙二年六月九日。老學庵書。

崔伯易畫像贊

崔公名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劉相沆舉賢良方正。不赴。以任爲三班差使。韓魏公薦之。詔易文資爲國子監直講。亦辭。元祐中。再召爲郎。又皆固辭。補外郎。諸公力白於朝。強起爲國子司業。訖不肯復出爲郡。以起居郎祕書少監召。亦不肯起。紹聖中。復以爲祕書少監。辭如初。遂請宮觀。尋致仕。予喜其白首一節。乃求畫像於高郵。而爲贊曰。

古之君子。學以爲己。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仕以行義。止以遠恥。世衰道微。豈復知此。蚩蚩始學。青紫思拾。萬馬竝馳。孰能獨立。始雖弗急。後亦汲汲。我思崔公。涕泗橫集。

東坡像贊

我遊鈞天帝之所都。是老先生。玉色敷腴。顧我而歎。閱世垢濁。笑謂侍仙。畀以靈藥。稽首徑歸。萬里天風。

碧山巉然月墮江空。

王仲信畫水石贊

亡友王仲信爲予作水石一壁。仲信下世二十年。乃爲之贊。恨仲信之不及見也。其詞曰。導江三峽。神禹之蹟。王子寫之。洵洵撼壁。後三十年。塵暗苔蝕。澹墨色之欲盡。尙觀者之慘慄。或曰。是學蜀兩孫者非邪。放翁曰。吾但見其有歐陽信本柳誠懸之筆力也。

鍾離真人贊

五季之亂。方酣於兵。叱嗟風雲。卓乎人英。功雖不成。氣則莫奪。煌煌金丹。粃糠陶葛。

呂真人贊

一粒之粟。有國有民。二升之釜。浩渺嶙峋。我遊巴陵。始識公面。青蛇鏗然。求之不見。

又

天下家家畫呂公。衣冠顏鬢了無同。勸君莫被丹青誤。那有長繩可繫風。

僧師源畫觀音贊

三世如來同一闕。大士亦作補陀夢。佛子無財可修供。尺紙寸毫俱妙用。寶纓天冠儼四衆。長年造極筆愈縱。唯師魯公爲作頌。十方世界俱震動。

宏智禪師真贊

死諸葛走生仲達。死姚崇賣生張說。看渠臨了一著子。諸方倒退三十里。

大慧禪師真贊爲昭覺文老作。

平生嫌遮老子。說法口巴巴地。若是靈利阿師。參取畫底妙喜。

己庵禪師真贊爲處良長老作。

灑灑落落五十年。一句不說祖師禪。妙喜堂中正法眼。等閒滅在瞎驢邊。

塗毒策禪師真贊

骨相瓌奇。風神蕭散。貌肅而和。語盡而簡。畫得者英氣逼人。畫不得者頂門上一隻眼。

又

塗毒不自讚。留待三山老。試問卿上人。讚好莫讚好。海中忽起劫初風。北斗柄折須彌倒。

佛照禪師真贊

名動三朝。話行四海。撒手歸來。雲山不改。人言大覺同龕。師云老僧掩彩。

大洪禪師贊

髮長無心剃。衣破無心補。大洪山上有賊。大洪山下有虎。非但白刃殺盡兒孫。更能一口吞卻佛祖。

中巖圓老像贊

我遊中巖。拜師於牀。巍巍堂堂。鳳舉龍驤。公住無爲。訪我成都。雄辯縱橫。玉色敷腴。別未十日。梁木告摧。我如飛蓬。萬里南來。孰謂窮山。乃瞻儀形。牆壁說法。況此丹青。

奉聖淳山主年八十有四。放翁爲作真贊。

兩住名山一老禪。目光如電照人天。行藏不用占蓍草。卦氣全來二十年。

芋庵宗慧禪師眞贊

煨懶殘芋。打塗毒鼓。舌本雷霆。毫端風雨。

廣慧法師贊

東土震旦。西方極樂。一緇草鞋。到處行脚。

敷淨人求僧贊

光薙頭淨洗鉢。頭頭拈起頭頭活。有時與。有時奪。受用現前活鱖鱖。敷道者。一短褐。欠箇什麼更要惡水潑。將錯就錯也不妨。只在檀那輕手撥。道敷淨人求伽陀。見施主求買度牒。爲說此數語。嘉泰辛酉四月十日放翁書。

錢道人贊

栴欄冠。青芒屨。上天下天不騎鶴。喚作神仙渠不肯。道是凡人我又錯。會稽城中且賣藥。

放翁自贊

遺物以貴吾身。棄智以全吾眞。劍外江南。飄然幅巾。野鶴駕九天之風。澗松傲萬木之春。或以爲跌宕湖海之士。或以爲枯槁隴畝之民。二者之論雖不同。而不我知則均也。淳熙庚子。務觀自贊。時在臨川。年五十有六。

又